

涉史隨筆
通史隨筆
通史隨筆
通史隨筆



通史它石

仇俊卿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涉史隨筆（及其他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通史它石

此據鹽邑志林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通史它石卷上

明 舜徵仇俊卿撰

古史祕錄。有帝系譜及皇圖要覽諸帙。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循蜚紀。困提紀。禪通紀。流汜紀。此皆劉恕。羅泌所及言也。鄭玄。方回輩洵尙之。此十紀在盤古之前。雖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不之及。若大庭。栗陸。尊盧。赫胥。混沌。葛天。不越博采異傳。魏了翁疑焉。三皇淳龐似難追數。五帝而下。著代當明。於是取易。絲月令。補少昊本紀。

少昊青陽氏。黃帝第五子。名摯。方嫫氏所生。母感大星流于華渚而娠。大戴禮云。黃帝之子少昊。生于稚華之野。其渚一旦爲陵。鬱鬱葱蔥焉。內典謂真人降生。輪關轉動。降居江水。邑于窮桑。卽曲阜。因所都號窮桑氏。胙土于青。曰青陽氏。繼黃帝五行之氣。以金德王天下。曰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曰少昊氏。卽位之元年。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詳郊子。其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蓋與咸池雲門繼響也。孔安國尙書序。皇甫謐帝王世本。並以少皞居五帝之列。春秋皐皐之會。叔魚介蒧弘曰。昔武王克殷。選建明德。以藩屏王室。命魯公伯禽。以法則周公。而封於少皞之墟。其地卽曲阜。周禮。兆五帝于四郊。故月令明堂位。緣之。在秋令白帝之侯。則曰其帝少

皐其神蓐收。少皐諸子亦列五行之官。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正官也。對曰。少皐氏有四子。曰重。曰修。曰該。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其王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列山氏之子曰柱。爲稷。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禮記月令祭義。少皐父子相沿不廢。少皐之臣。亦有可舉者。昔齊景公田獵而歸。晏子侍於罇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爲少皐之司寇。治居于此。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已而晉平公有疾。夢賁沈。台駘爲祟。叔向不知。問于子產。對曰。昔金天氏有裔子。云云。能世守其官。帝顓頊嘉之。封於汾川。由是觀之。此汾神也。少皐君臣子姓。歷繫在籍。太史公不爲少昊作紀。班氏漢書。苟悅漢紀。均爲疎也。且不追前古。卽以秦漢語之。周幽王爲犬戎所敗。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居西垂。自以爲少皐之神。作西時。祀白帝。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作鄜時。後十七年。秦德公立。卜居雍。世祀少皐。其牲用騂駒牛羊各一。色尙白。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蓋以雍爲西方。取鷺之潔白者。以況王賓。而金天氏之流風遠矣。不特是耳。漢時園丘郊祀。明堂配享有五天帝五人帝之說。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五天帝也。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也。更以讖緯加北極爲耀靈魄。名六天。而五人帝之配享者。不改于初。曹植贊少皐曰。青陽之裔。陳澹註禮記曰。金天之神。秦

漢封禪金符玉冊照耀當世史官顧佚之耶意者焚書之厄古典散亡靡由綜述俟于人文昭代以續之耳

聖王開天順時作曆垂統以詔治道邇諸三代之王迭建曆法然弗諳建寅得氣序之正者五帝相傳之祕典也尙書贊舜攝位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比卽位又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迨舜禪禹虞史仍著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夫上日元日朔旦並言正月初一也文祖神宗之廟不求其同舜禹造廟各陳禪讓卽位之事其日必于正月之朔斗柄建寅以此月三陽之升秦道也三代迭興曆統雖殊未嘗改月商革夏正嘗建丑矣故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祇見厥祖羣后總已聽於冢宰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按商曰祀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三祀者太甲終喪之三年俱稱十有二月商不改于夏之正月也雖周亦然爾雅之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周禮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儀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次序如故周雖建子亦未嘗改月也惟春秋諸傳間出異說魯隱公元年春正月杜預注隱公之始年周建子之十一月初一日也用周正朔者若謂東遷之後王室雖卑而政令猶行於天下也桓公卽位書春王正月胡康侯謂以天道王法正桓弑君兄之罪斯得筆削之心法也公穀頤云周時之正月夏之冬月也如月令旣改時皆反易百王何以撫辰趨事乎且經傳中自相牴牾者不暇屢數姑舉一端議之桓公五年經書秋大雩左傳云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夫啓蟄

者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收陽氣之方升也。龍見者。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以祭天。爲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者。建酉之月。陰氣凜殺。百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蒸者。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可成薦者衆。故蒸祭宗廟。是皆順時致祀。先時則書微且妄也。後時則書慢與瀆也。卽據此傳。可復謂春秋用周正耶。或者謂孔子因麟經書之。記其非也。似爲近之。想當時列國有三正迭用。莫之適從者。故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啓以行夏之時。示曆元也。以此詔世。秦猶不經。建亥爲正。以十月爲歲首。不諗于天地人之統。何所取也。秦雖改建。亦不改月。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月爲嘉平。山是知秦人雖謬戾。亦未嘗以季冬爲春正月也。漢高草昧而興。因仍秦敝。未及追尋先王禮典。七年長樂宮成。叔孫通禮儀初定。乃書十月諸侯朝于長樂宮。乃事適偶然。非預定爲朝期也。至武帝嚮用文儒。始改年太初。行太初曆。仍從夏正。盡革昔人之謬。可以建諸唐虞而合其心法。參諸律呂而探其曆元。迄今遵行。萬世無弊。不必冀英生階。而先王之迎日推筴。以前民用者。昭如也。

神禹玄圭告成。制九州之貢。徐州曰厥土五色。孔安國以爲建大社。錫土封之用。觀啓之誓師于甘。有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夏立社矣。湯祀在亳。都曰亳社。武王革商號勝國之社。則屋之。不使受天地風露之氣。以示戒。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以其野之所宜木。郊特牲引尙書無逸篇曰。西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尙書無逸無此文。其張霸之僞尙書乎。亦未見天子東西南北之四社。魯論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宰我謂使民戰栗。孔子深責之。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

木植于社。不以木取義。而宰我附會。戮人于社之說。以爲使民戰栗。啓時君殺伐之心。謬之甚也。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祭社。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大司寇大軍旅。蒞戮於社。凡國之大事。天子倚重于社稷者如此。宰我蓋誤于行師獻凱之說。而妄爲此對也。前有櫟社。後有枌榆社。莫非土宜之法。

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此見諸侯有二社。其一爲受封之社。其一爲民祈報之社也。祭法又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大夫以下。謂至庶民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鄭玄所釋是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以之割封王國。直以白茅。冒以黃土。白茅取其潔。黃者取其王封者。以服四方也。漢武分封三王。策命有取于此。左傳。書社于家。齊侯致千社于魯。齊人與衛地。書社五百。杜預所謂二十五家爲一社。積筭所及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此社稷用牲之異。昔洛邑既成。社于新邑。用牛一。羊一。豕一。意者天子之社地。合天下之后土以祭。故用太牢。諸侯之社。祭不越望。乃一方之后土。故禮用少牢。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郊特牲云。社祭而主陰氣。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王制曰。祭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凡祭社必及稷。社稷土穀之神。有功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于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革夏命。置社稷。謂句龍有平水土之功。仍配享于社。后稷有播種之功。乃遷柱而以后稷配于稷。詩之載芟。春祈穀也。良耜。秋報成也。祭社稷用戊日。戊土屬也。有師旅則太祝宜于社。奉社主于車。春秋傳所謂

師行。祓社。設鼓。祝奉以從者也。又大司寇。大軍旅。游戮于社。武王觀兵孟津。載文王木主以從。則知亦載社主矣。及後。殺紂之明日。除道修社者。修商社也。武王立于社南。師尙父牽牲。尹佚筮祝告天。上帝此就于殷社。告天也。行軍載社之禮。於今亦不講矣。

按秦本嬴姓。帝顓頊之苗裔。柏翳之後。在西戎。保西陲。其後造父爲周穆王御。封趙城爲趙氏。非子居大丘。周孝王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邑之秦。爲附庸。尙微也。宣王元年。命秦仲爲大夫。征西戎。於是有無衣之詩。幽王十一年。秦襄公力戰。逐犬戎。黜伯服。方命爲諸侯。猶未肆也。顯王致伯於孝公。始僭稱公。孝公太子立爲惠文君。後爲西帝。時齊閔王亦僭稱東帝。尊懼而皆去之。在莊襄之日。遷西周君於畎狐聚。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祀未絕。是莊襄以前。周君猶存。秦雖日強。陵夷二周。然則侯職也。臣也。有君在。則禮然。始皇并天下。追尊莊襄爲大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莊襄以上。詎當入本紀。擬若商周先世。與禮契之積德者。同稱乎。秦史莊襄以前。必當爲世家。莊襄嗣姓。始皇而下。姑可廁諸本紀。

史綱於周威烈王二十八年。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夫初之云者。見其壞周王封建之法。自此始也。日之爲晉大夫。是未可軼於晉而參之爲世家。以與晉並也。先是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識其微矣。自韓魏請趙盾復歸絳。盟於公宮。三家之黨已樹。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畏及。乃遂弑厲公。更立悼公。晉大夫由此稍強。晉頃公時。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考王四年。晉哀侯朝於韓趙。

魏爲毀冠裂冕。上下名分倒置之極。而探其原。乃在晉文公霸盟羶盛之日。經書天王狩于河陽。何也。使文公不敢以諸侯召襄王。則三家何敢以大夫分晉室。迺其原。盈難履也。作法不可不慎也。在襄王已不能達河陽之召。威烈時寧能制三家之侯服也。

人知田單所以復齊亡城者。火牛之設也。然不諗單之縱間。使燕人劍鼻發塚。以激怒齊人者。自奮猛也。況兼以神道警啓之。此兵家祕法。使人莫測其端者也。是法也。不特田單假以致勝。前乎此。下偃託柝聲以獲秦帥于殺。後乎此。李矩禱東里以掩劉暢于故壘。皆此術也。在當時陳勝吳廣亦以此而神其祕。可偶作而不可爲常者。若火牛畫龍文。又效春秋時蒙馬以虎皮而出奇者也。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于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將三將。襲鄭。晉禦于穀。而敗之。莊云。聲自極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下偃聞秦密謀。故因極聲以正衆心也。鄭南朝晉將李矩守榮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虛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兎胡莫辨。何得過庭。使巫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銳馬甚多。斬首千級。暢僅以身免。

王蠋齊畫邑士也。燕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齊湣王出走。爲淖齒所殺。齊之國破。君亡。無復可冀矣。蠋卒無攜志焉。初燕師圍畫。令距三十里。不入蠋之境。欲以禮致之也。蠋不爲動。旣而燕以兵脅之。而蠋不懼。隨又以爵祿餌之。而蠋不屑。勢莫能已。遂縊而奮躍以死。夫人固有國未亡而洩謀于敵。更有敵人不誘不脅而甘心以趨事者。況肯亢節以拒彼乎。蠋一死而君臣義分大明于時。內有以壯亡國之氣。外有以沮敵帥之謀。入戰國挺然一烈士也。豈若匹夫匹婦之小諒。而人莫之知者耶。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

也。史氏當爲特傳。司馬遷乃以王蠋附于田單傳末。單復齊之功雖偉。才將皆可能也。未若蠋存齊之心而節之獨抗。非烈士弗可與也。國初徐一夔爲王蠋碑文。亦爲此未懷。故表之。

本紀者何。正統之謂也。必神靈之冑。或草昧而興者。然後可語也。是故握符登極。以臨御天下者。不可屢數。上焉揖讓。次焉桓撥。下焉推戴。外此而干紀者不與也。自戰國而降。秦二世之日。羣雄並奮於草澤。子嬰出降軹道旁。此時之紀。當屬誰乎。秦二世二年六月。陳涉倡義起於蕪。八月。沛公項梁相繼爲天下除暴秦。九月。項梁沛公如薛。比時諸將在薛。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王。都盱眙。以陳嬰爲上柱國。輔之以項羽爲淮安侯。沛公爲碭郡長。武安侯呂臣爲司徒。夫立爲楚王。乃懷王孫心。見人心之追戴於懷王者。有在也。秦滅六國。楚尤爲無罪。誘懷王入武關而不返。楚人思之。越世不忘。故立其孫心。楚之有君。係天下之望。俾十九王皆有所稟也。懷王初立於盱眙。項梁一戰而勝章邯。遂謂秦兵不足虜。不爲設備。九月。章邯襲殺項梁。楚衆皆慄恐。不知死所矣。懷王乃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進取彭城。楚軍聲遂張。章邯猶輕楚圍趙。懷王拔用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且遣沛公西入關。其知人善任用。可與有爲者。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出降。約法三章。大得民心。爲漢元年十一月。項羽入咸陽。燒秦宮闕。坑降卒。虜子。女玉帛。人心怨憎矣。羽乃還報懷王。自以據勢擁兵。必將唯唯而王之也。懷王能不畏強悍。執守前言。應之曰。如約。先是楚王命將之時。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獨先入關。項羽憾懷王不從。羽入關之請。而遣之救趙。今又執以如約之應。而拂其擅勢之要。遂自稱爲西楚霸王。且言懷王吾家所立。安得主天下約。

云云。遂徙懷王於長沙之郴陽。尊爲義帝。實置之僻遠。易以行其謀也。二年。羽命九江王黥布及臨江衛山三人同受羽謀。四年。布遣人弑之江中。觀懷王之分布諸將。救趙滅秦。是亦英主。可與有爲者。但天方廢楚。不能違世運耳。待其自斃以終天年可也。以臣弑君。天神殛所速也。楚相昭子亦曰。弑義帝。非所以爲名也。遷史顧不以霸統臣之。而以羽爲本紀。是獎借弑逆之賊。主持亂世。但知有強弱。論成敗。不計上下名分。天道王法。何如而可也。班史降羽與陳勝同傳。頗爲得正。

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魏相順之子。仕陳涉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著論凡二十一篇。其論孔子具載家語及世家。子上子高之言。間見戴禮。有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子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其誰識之。乃作楚聘歌。歌曰。大德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又哀公使以幣迎夫子而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崩嵬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顧彼泰山。鬱崔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實潺湲。其載郁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渠又云。子思作中庸之故。更有感慨。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尙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以及于秦費誓、效堯舜之言耳。殊不類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是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周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註成義。古人所以爲曲難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及答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園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囚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厄于陳蔡，作春秋，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曰：大非所病，病不大也。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記問篇載孔子與子思問答頗詳。朱子語錄其對漢卿者，有在獨治篇稱孔鮒一名孔叢子盤孟者，其事雜也。緣第七卷漢太常孔臧以所撰書賦及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附于篇，謂之連叢。其書至東漢時始出，故不見稱于董賈。漢史不爲作傳，嘉祐中朱咸爲之注，困學紀聞曰：大戴禮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力也。邯鄲書目亦有之。但孔鮒仕陳日淺，退居草昧，其名不振，噫嘻！司馬遷之作宣帝時，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始宣布焉。韓愈文章初亦不傳，後其婿李漢傳之士之遇世鮮可能也。爰感而撰孔叢子傳。

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乘三王之末，爲漢驅除，自謂德兼三王五帝，故得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

呂東萊大事記引致堂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故曰：皇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于皇，王貶于帝也。

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爲首稱。而以自居。以王爲降等。而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曰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賤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于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于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

紀信。蜀西充人。從沛公爲將軍。方漢戰敗于彭城。還守滎陽。與楚相距。有敖倉在焉。酈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有藏粟甚多。在滎陽成臯。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于此。通典曰。鉅橋盈而殷喪。敖倉溢而秦亡。呂東萊大事記亦有取也。比時□□□□敖倉粟盡。漢軍乏食。漢王困於重圍之中。求割滎陽以西爲漢。楚猶不聽。楚視漢。几上漚耳。漢三軍自譖曰釜魚也。將軍紀信義憤發于丹衷。遠筭濟夫大塞。謂臨難怯敵。非勇也。君危自全。非義也。勢窘寡籌。非智也。乃聲爲投降。以怠敵之氣。倅開間道。脫主于陀。戴黃屋。駕王車。夜令女子二千餘人。披甲出東門。詭稱漢王降楚。楚軍悉赴東門。譖呼觀降王。而漢之真主。已挾數騎潰圍而西逸矣。楚恃四十萬之衆。困漢于重圍。若謂飛鳥不能度。狡兔不能穴。孰料紀生權譎。顧令楚衆改易聽聞。變亂計量。初欲快心于受降之地。頓訝挫氣于假王車旗者乎。紀生以容赴敵。視死如歸。非若程勇冒險。力屈就擒。不可登于明堂者儼也。聞之董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後趙氏定。祀于廟。宜也。漢獨不之然焉。或曰。兵法尙首功。誑不可以爲功也。盡不聞孫子曰。兵。詭道也。若紀生者。在敵爲誑。在漢則忠。弦高解揚其儔也。且用間有五。死間爲難。紀生以死間敵。當配廟庭。秩之。

元祀可也。再越歲爲漢之六年。大卦功臣。顧不得與十八侯位次之列。殊可慨也。或又曰。解榮陽之圍者。陳平用金間楚君臣也。曰。是徒見其跡之微而未窺其機括之大者也。平之所能間者。使項羽疑亞父。亞父發憤以骸骨告歸。乃計之所能致也。若紀生自蹈鼎鑊而甘心焉。以徼漢王將來之業。非他人所能贊決者也。前乎此見之者。惟逢丑父乎。昔邕之役。晉追齊急。逢丑父見勢之不免也。乃與王易位。令王下車取飲華泉。以脫其難。而身代王俘。策之奇。胆之壯。歷春秋及楚漢。並爲丈夫不朽也。昔者先軫死于敵。晉文公以三命命其子先且居爲卿。食報厚也。且紀信與周苛二丈夫。均爲榮陽之故。一死于重圍未解之前。一死于孤城既破之後。猶程嬰公孫杵臼死有先後。忠節同科。厥後周苛之子成。封爲高景侯。遷史附周苛于從兄周昌傳首。雖無專傳。猶得互見其名。至班氏漢書。雖周苛姓名亦不表見于周昌傳題。則略之甚也。愚謂紀信周苛當視程嬰公孫氏同傳可也。況酈食其爲齊所烹。其子疥。封爲高梁侯。追論死漢之故。紀之當封無疑也。即項伯等四人皆封爲列侯。賜姓劉氏。雖爲項伯于鴻門宴時洩謀以翼其生。未若紀信捨身以代其死。功尤烈也。至唐盧藏用始爲碑文。詞旨悲壯。宋時錫封忠祐侯。誥詞云。以忠殉國。代君任患。實開漢業。使後世知君爲重。身爲輕。雖糜捐不避。侯有力焉。迄今順慶府有開漢樓。基在西充縣高陽里扶龍村。可見百世人心。義槩難泯。

古史闕疑。凡人物之姓名。有不能全具者。皆致慎法也。如左傳于史墨史伯遺其姓。甘公石公逸其名。類不能殫。即于其中有不得其名而槩之以公者。尊詞也。與直書某氏者有差也。漢仍秦法。以郡縣天下代。

封建。則當時郡守視古諸侯。爵秩匪輕。況郡守稱循良之最。如吳公者乎。
漢史失傳。於是補吳公傳。

吳公汝南上蔡人。仕至洛陽郡守。治行爲天下第一。孝文皇帝聞之。而召問焉。徵爲廷尉。是嘗簡在帝心者。史猶失其名。更不述其治行之績。何如何如。祇書爲天下第一之片語。附見於賈誼傳中。似略也。噫。此史家相沿之體。凡人之美惡。有不能盡著者。每于別傳互見之。人臣之職。莫大于以人事君。故曰。大臣以得士爲功。吳公爲郡守。能薦郡內之賈生。謂其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倚重吳公。卽召賈生爲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柄用不偶矣。賈生不能俟時。協議英銳之氣。頓欲改服色。易正朔。新制度。定禮樂。莫非吳公政事之緒餘。賈生習其行于洛陽郡中。悉孚于效。乃輒持此以棘聽于文帝。欲以孚于一郡者。移易天下。不諒絳灌等。以爲少年晚進。頓欲軼羣。新人耳目。蔑視老成。寧無害心。披擊所必至。雖吳公亦將机桴之也。况當文帝時。漢高寬大之度。蕭曹畫一之規。未泯。兼以竇太后尙玄嘿。民風所漸。內外百僚。莫不簡易爲心。故漢刑法云。漢文帝躬修玄默。將相舊功臣。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故吳公之政。優悠馴擾。辟諸日月之恆。江河之浸。形跡不嘗暴著。思慕常在人心。非若驩虞者可指而言。始近於葛天無懷之世。此吳公循良之名可得而稱。循良之跡不可得而悉數也。因此有徵于宋史之于張益公者焉。咸和六年。復以張詠爲知益州。眞宗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口州徙知益州。宋史止標張公治政優異一語。再不詳治政之故。與漢史書吳公止云治行第一。此見史法。